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一

臨
38
17

12
130
77

十七



112
1390
77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

子部五十

小說家類一

張衡西京賦曰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漢書藝文志載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注稱武帝時方士則小說興於武帝時矣故伊尹說以下九家班固多注依託也漢書藝文志注凡不著姓名者皆班固自注然屈原天問雜陳神怪多莫知所出意即小說家言而漢志所載青史子五十七篇賈誼新書保傅

新錢支
有吻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 子部 小說家類一

篇中先引之則其來已久特盛於虞初耳迹其流別凡有三派其一敘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輯瑣語也唐宋而後作者彌繁中間誣謾失真妖妄熒聽者固爲不少然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者亦錯出其中班固稱小說家流蓋出於稗官如淳注謂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然則博採旁蒐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雜廢矣今甄錄其近雅馴者以廣見聞惟猥鄙荒誕徒亂耳目者則黜不載焉

西京雜記六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晉葛洪撰洪有肘後備急方已著錄黃伯思東觀餘論稱此書中事皆劉歆所說葛稚川採之其稱余者皆歆本文云云今檢書後有洪跋稱其家有劉歆漢書一百卷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氏有小異同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鈔出爲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補漢書之闕云云伯思所說蓋據其文案隋書經籍志載此書二卷不著撰人名氏漢書匡衡傳顏師古註稱今有西京

雜記者出於里巷亦不言作者爲何人至段成式西陽雜俎廣動植篇始載葛稚川就上林令魚泉問草木名今在此書第一卷中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載毛延壽畫王昭君事亦引爲葛洪西京雜記則指爲葛洪者實起於唐故舊唐書經籍志載此書遂註曰晉葛洪撰然西陽雜俎語資篇別載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晁公武讀書志亦稱江左人或以爲吳均依託蓋卽據成式所載庾信語也今考晉書葛洪傳

載洪所著有抱朴子神仙良吏集異等傳金匱要方肘後備急方竝諸雜文共五百餘卷竝無西京雜記之名則作洪撰者自屬舛誤特是向歆父子作漢書史無明文而以此書所紀與班書參校又往往錯互不合如漢書載文帝以代王卽位而此書乃云文帝爲太子漢書載廣陵王胥淮南王安竝謀逆自殺而此書乃云胥格猛獸陷脰死安與方士俱去漢書楊王孫傳卽以王孫爲名而此書乃云名貴似是故謬其事以就洪跋中小有異同之

金史目錄卷一百四十一
文又歆始終臣莽而此書載吳章被誅事乃云章後為王莽所殺尤不類歆語又漢書匡衡傳匡鼎來句服虔訓鼎為當應劭訓鼎為方此書亦載是語而以鼎為匡衡小名使歆先有此說服虔應劭皆後漢人不容不見至葛洪乃傳是以陳振孫等皆深以為疑然庾信指為吳均別無他證段成式所述信語亦未見於他書流傳既久未可遽更今姑從原跋兼題劉歆葛洪姓名以存其舊其書諸志皆作二卷今作六卷據書錄解題蓋宋人所分

今亦仍之其中所述雖多為小說家言而摭採繁富取材不竭李善註文選徐堅作初學記已引其文杜甫詩用事謹嚴亦多採其語詞人沿用數百年久成故實固有不可遽廢者焉

世說新語三卷

內府藏本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註義慶事蹟具宋書孝標名峻以字行事蹟具梁書黃伯思東觀餘論謂世說之名肇於劉向其書已亡故義慶所集名世說新書段成式酉陽雜俎引王敦澡豆事尚

作世說新書可證不知何人改爲新語蓋近世所傳然相沿已久不能復正矣所記分三十八門上起後漢下迄東晉皆軼事瑣語足爲談助唐藝文志稱劉義慶世說八卷劉孝標續十卷崇文總目惟載十卷晁公武謂當是孝標續義慶元本八卷通成十卷又謂家有詳略二本迥不相同今其本皆不傳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三卷與今本合其每卷析爲上下則世傳陸游所刊本已然蓋卽舊本至振孫載汪藻所云敘錄二卷首爲考異繼列

人物世譜姓字異同末記所引書目者則佚之久矣自明以來世俗所行凡二本一爲王世貞所刊註文多所刪節殊乖其舊一爲袁褱所刊蓋卽從陸本翻雕者雖版已剝敝然猶屬完書義慶所述劉知幾史通深以爲譏然義慶本小說家言而知幾繩之以史法儼不於倫未爲通論孝標所注特爲典贍高似孫緯略亟推之其糾正義慶之紕繆尤爲精核所引諸書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賴是注以傳故與裴松之三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李善

文選注同為考證家所引據焉

朝野僉載六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唐張鷟撰鷟有龍筋鳳髓判已著錄此書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十卷宋史藝文志作僉載二十卷又僉載補遺三卷文獻通考則但有僉載補遺三卷此本六卷參考諸書皆不合晁公武讀書志又謂其分三十五門而今本乃逐條聯綴不分門目亦與晁氏所紀不同考莫休符桂林風土記載鷟在開元中姚崇誣其奉使江南受遺賜死其

子上表請代滅死流嶺南數年起為長史而卒計其時尚在天寶之前而書中有寶歷元年資陽石走事實歷乃敬宗年號又有孟宏微對宣宗事時代皆不相及案尤袤遂初堂書目亦分朝野僉載及僉載補遺為二書疑僉載乃鷟所作補遺則為後人附益凡闌入中唐後事者皆應為補遺之文而陳振孫所謂書本三十卷此其節略者當即此本蓋嘗經宋人摘錄合僉載補遺為一刪併門類已非原書又不知何時析三卷為六卷也其書皆

紀唐代故事而於諧噓荒怪纖悉臚載未免失於
纖碎故洪邁容齋隨筆譏其記事瑣屑擿裂且多
媒語然耳目所接可據者多故司馬光作通鑑亦
引用之兼收博採固未嘗無裨於見聞也

唐國史補三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唐李肇撰肇有翰林志已著錄此書其官尚書左
司郎中時所作也書中皆載開元至長慶閒事乃
續劉餗小說而作上卷中卷各一百三條下卷一
百二條每條以五字標題所載如謂王維取李嘉

祐水田白鷺之聯今李集無之又記霓裳羽衣曲
一條沈括亦辨其妄又謂李德裕清直無黨謂陸
贄誣于公異皆為曲筆然論張巡則取李翰之傳
所記左震李汧李廙顏真卿陽城歸登鄭綱孔戣
田布鄒待徵妻元載女諸事皆有裨於風教又如
李舟天堂地獄之說楊氏穆氏兄弟賓客之辨皆
有名理末卷說諸典故及下馬陵相府蓮義亦資
考據餘如擄蒲盧維之訓可以解劉裕事劍南燒
春之名可以解李商隱詩可採者不一而足自序

謂言報應敘鬼神徵夢卜近帷箔則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歐陽修作歸田錄自稱以是書為式蓋於其體例有取云

大唐新語十三卷

內府藏本

唐劉肅撰唐書藝文志載此書三卷註曰元和中江都主簿此本結銜乃題登仕郎守江州潯陽縣主簿未詳孰是也所記起武德之初迄大歷之末凡分三十門皆取軼文舊事有裨勸戒者前有自

序後有總論一篇稱昔荀爽紀漢事可為鑒戒者以為漢語今之所記庶嗣前修云云故唐志列之雜史類中然其中諧謔一門繁蕪猥瑣未免自穢其書有乖史家之體例今退置小說家類庶協其實是書本名新語唐志以下諸家著錄竝同明馮夢禎俞安期等因與李焘續世說偽本合刻遂改題曰唐世說殊為臆撰商濬刻入稗海併於肅自序中增入世說二字益偽妄矣稗海又佚其卷末總論一篇及政能第八之標題亦較馮氏姚氏之

本更為疎舛今合諸本參校定為書三十篇總論一篇而復名為大唐新語以復其舊焉

次柳氏舊聞一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唐李德裕撰德裕事蹟具唐書本傳是書所記皆元宗遺事凡十七則前有德裕自序大略謂史官柳芳上元閒徙黔中高力士時亦徙巫州相與周旋因得聞禁中專記為一書曰問高力士太和中詔求其書宰相王涯等向芳孫度支員外郎瓌索之不獲而德裕父吉甫及與芳子吏部郎中冕遊

嘗聞其說以告德裕德裕因追憶錄進舊唐書文宗本紀載太和八年九月己未宰臣李德裕進御臣要略及柳氏舊聞三卷蓋即其事惟卷數與今本不合殆二書共為三卷歟中如元獻皇后服藥張果飲堇汁無畏三藏祈雨吳后夢金甲神興慶池小龍內道場素黃文事皆涉神怪其姚崇魏知古相傾軋及乳媪以他兒易代宗事亦似非實錄存以備異聞可也柳程常侍言旨

案此書無別行之本此據陶宗儀說郭

所載首載李輔國逼脅元宗遷西內事云此事

本在朱厓太尉所續程史第十六條內蓋以避時事所以不書也考德裕所著別無所謂程史者知此書初名程史後改題今名又知此書本十八條刪此一條今存十七至其名程史之義與所以改名之故則不可詳矣

劉賓客嘉話錄一卷

內府藏本

唐韋絢撰絢字文明京兆人唐書藝文志載韋絢劉公嘉話錄一卷註曰絢執誼子也咸通義武軍節度使劉公禹錫也宋史藝文志則載絢劉公嘉

話一卷又賓客嘉話一卷劉公嘉話當卽此書賓客嘉話則諸家著錄皆無之當由諸書所引或稱劉公嘉話或稱劉賓客嘉話故分爲二書又誤脫劉字耳諸史藝文志未有荒謬於宋史者此亦一徵矣此本載曹溶學海類編中前有大中十年絢自序稱爲江陵少尹時追述長慶元年在白帝城所聞於劉禹錫者未有乾道癸巳卞園跋稱新唐書多採用之而人罕見全錄家有舊本因鈺版於昌化則此本當從宋刻錄出然趙明誠金石錄引

此書中所載武氏碑失其龜首及滅去武字事力

辨其妄而此本無此條考太平廣記一百四十三

卷引此事云出戎幕間談或明誠以是書亦韋絢

所作偶然誤記案續說郭載戎幕間談亦有此條知為明誠誤記非太平廣記之誤

至所載昭明太子脛骨一條人腊一條盧元公病

疽一條案此本刪去盧字直作元公蜀王琴一條李勉百衲琴

一條碧落碑一條狸骨方一條張憬藏書台字一

條張嘉祐改忻州一條王廩書畫一條戲場刺猓

一條汲冢書一條牡丹花一條王僧虔書一條陸

暢蜀道易一條魏受禪碑一條張懷瓘書斷一條

灣山九井一條虎頭致雨一條五星浮圖一條寶

章集一條紫芝殿一條王次仲化鳥一條李約葬

商胡一條楊汝士說項斯一條蔡邕石經一條借

船帖一條飛白書一條章仇兼瓊鎮蜀日女童為

夜叉所掠一條寒具一條昌黎生改金根車一條

辨遷鶯字一條謝太傅碑一條千字文一條鄭虔

三絕一條鄭承嘏遇鬼一條堯女冢一條白居易

補銀佛像一條謝真人上升一條皆全與李綽尚

書故實相同開改竄一二句其文必拙陋不通蓋
學海類編所收諸書大抵竄改舊本以示新異遂
致真偽糅雜炫惑視聽幸所攬入者尚有蹤跡可
尋今悉刊除以存其舊中昌黎生改金根車一條
王楙野客叢書引之辨遷鶯一條黃朝英緗素雜
記引之亦均作劉禹錫嘉話或一事而兩書互見
疑以傳疑姑竝存之雖殘闕之餘非復舊帙然大
槩亦十得八九矣

明皇雜錄二卷別錄一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唐鄭處誨撰處誨字延美滎陽人宰相餘慶之孫
太和八年登進士第官至檢校刑部尚書宣武軍
節度使事蹟附見舊唐書鄭餘慶傳是書成於大
中九年有處誨自序案史稱處誨爲校書郎時撰
次明皇雜錄三篇行於世晁公武讀書志則載明
皇雜錄二卷然又曰別錄一卷題補闕所載十二
事則史併別錄數之晁氏析別錄數之也葉夢得
避暑錄話曰鄭處誨明皇雜錄記張曲江與李林
甫爭牛仙客實封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

賜之九齡惶恐作賦以獻意若言明皇以忤旨將廢黜故方秋賜扇以見意新書取以載之本傳據曲江集賦序曰開元二十四年盛夏奉敕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羽扇九齡與焉則非秋賜且通言宰相則林甫亦在不獨爲曲江而設也乃知小說記事苟非耳目親接安可輕書耶云云則處誨是書亦不盡實錄然小說所記真僞相參自古已然不獨處誨在博考而慎取之固不能以一二事之失實遂廢此一書也避暑錄話又曰盧懷慎好儉

家無珠玉錦繡之飾此固善事然史言妻子至寒餓宋璟等過之門不施箔風雨至引席自障則恐無此理此事蓋出鄭處誨明皇雜錄而史臣妄信之云云今本無此一條然則亦有所佚脫非完帙矣

因話錄六卷

內府藏本

唐趙璘撰璘字澤章據唐書宰相世系表稱南陽趙氏後徙平原璘卽德宗時宰相宗儒之從孫而昭應尉伉之子也開成三年進士及第大中七年

爲左補闕後爲衢州刺史竝見本書及唐書藝文志明商濬刻此書入稗海題爲員外郎未詳所據也其書凡分五部一卷宮部爲君記帝王二卷三卷商部爲臣記公卿百僚四卷角部爲人凡不仕者咸隸之五卷徵部爲事多記典故而附以諧戲六卷羽部爲物凡一時見聞雜事無所附麗者亦竝載焉璘家世顯貴又爲西眷柳氏之外孫能多識朝廷典故東觀奏記載唐宣宗索科名記鄭顥令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上進是亦嫻

於舊事之明徵故其書雖體近小說而往往足與史傳相參其閒如記劉禹錫徙播州刺史一條稱柳宗元請以柳易播上不許宰相裴度爲言之始改連州司馬光通鑑考異以爲宗元墓誌乃將拜疏而未上非已上而不許又禹錫除播州時裴度未嘗入相所記皆失事實又記大中七年詔來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以太陽當虧罷之今考通鑑是年文宗實以風疾不視朝日食在二月朔不應預罷朝賀所載亦不免於緣飾然其他實多可資

考證者在唐人說部之中猶爲善本焉

大唐傳載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記唐初至元和中雜事唐宋藝文志俱不載前有自序稱八年夏南行嶺嶠暇日瀧舟傳所聞而載之考穆宗以後惟太和大中咸通乃有八年此書不著其紀元之號所云八年者亦不知其在何時也所錄唐公卿事蹟言論頗詳多爲史所採用閒及於談諧談謔及朝野瑣事亦往往與他說部相出入惟稱貞元中鄭國韓國二公

主加諡爲公主追諡之始而不知高祖女平陽昭公主有諡已在前又蕭穎士逢一老人謂其似鄱陽王據集異記乃發冢巨盜而此紀之以爲異人如此之類與諸書多不合蓋當時流傳互異作者各承所聞而錄之故不免牴牾也

教坊記一卷

內府藏本

唐崔令欽撰是書唐書藝文志著錄又總集類中載令欽註庾信哀江南賦一卷然均不言令欽何許人蓋修唐書時其始末已無考矣所記多開元

申猥雜之事故陳振孫譏其鄙俗然其後記一篇
諄諄於聲色之亡國雖禮為尊諱無一語顯斥元
宗而歷引漢成帝高緯陳叔寶慕容熙其言剴切
而著明乃知令欽此書本以示戒非以示勸唐志
列之於經部樂類固為失當然其風旨有足取者
雖謂曲終奏雅亦無不可不但所列曲調三百一
十五名足為詞家考證也

幽閒鼓吹一卷

內府藏本

唐張固撰固始末未詳是書未有明顧元慶跋稱

共二十五篇與晁公武讀書志所言合今檢此本
乃二十六篇蓋誤斷元載及其子一條為二耳元
慶又稱固在懿僖閒採摭宣宗遺事則殊不然書
中元和會昌閒事不一而足非僅記宣宗事也又
稱姚文公唐詩鼓吹序謂宋高宗退居德壽宮嘗
纂唐宋遺事為幽閒鼓吹其言不知何據元慶亦
以為疑今考唐書藝文志小說家有張固幽閒鼓
吹一卷則出自唐人更無疑義縱高宗別有幽閒
鼓吹亦書名偶同不得以此本當之矣固所記雖

篇帙寥寥而其事多關法戒非造作虛辭無裨考證者比唐人小說之中猶差為切實可據焉

松窓雜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案此書書名撰人諸本互異唐志作松窓錄一卷不著撰人宋志作松窓小錄一卷題李濬撰文獻通考作松窓雜錄一卷題韋濬撰歷代小史則書名與通考同人名與宋志同蓋傳刻舛譌未詳孰是此本為范氏天一閣舊鈔書名人名並與歷代小史同今姑從以著錄亦三占從二之義也其文

與歷代小史所刻大槩相同惟多中宗召宰相一條及姚崇姨母盧氏一條以司馬光通鑑考異證之其中宗一條實原書所有知小史為佚脫矣書中記唐明皇事頗詳整可觀載李泌對德宗語論明皇得失亦瞭若指掌通鑑所載泌事多採取李蔡鄴侯家傳纖悉必錄而獨不及此語是亦足以補史闕惟謂中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子皆童年因令奏所通書頌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亦進曰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

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云云案頰於則天長安二
年已為御史瓌為相時頰為中書舍人父子同掌
樞密竝非童年故司馬光深斥其說頗不免於誣
妄云

雲溪友議三卷

內府藏本

唐范攄撰攄始末未詳唐書藝文志註稱為咸通
時人而書中李涉贈盜詩一條稱乾符己丑歲客
於雲川親見李博士手蹟考乾符元年為甲午六
年為己亥次年庚子改元廣明中間無己丑己丑

實為咸通十年疑書中或誤咸通為乾符否則誤
己亥為己丑然總之僖宗時人矣攄自號五雲溪
人故以名書五雲溪者若耶溪之別名也其書世
有二本一分上中下三卷每條各以三字標題前
有攄自序一為商濬稗海所刻作十二卷而自序
及標題則竝佚之案陳振孫書錄解題已稱唐志
三卷今本十二卷則南宋已有兩本矣宋史藝文
志作十一卷則刊本誤二為一也此為泰興季振
宜家所藏三卷之本較商氏所刻為完善所錄皆

中唐以後雜事其中如記安祿山生於鄧州南陽與姚汝能祿山事迹所記生於營州阿軋犖山者不同殆傳聞之誤記李白蜀道難爲房瑄杜甫厄於嚴武而作宋蕭士贇李詩補註已駁之他如陳子昂爲射洪令段簡所殺在武后時章仇兼瓊判梓州事在天寶以後時代迥不相及殺王昌齡者閻邱曉殺閻邱曉者張鎬與高適亦不相關乃云章仇大夫兼瓊爲陳拾遺雪獄高適侍郎爲王江甯申冤殊不可解陳拾遺句下註曰陳冕字子昂

亦與史不符又周德華唱賀知章楊柳枝詞一篇今本據韋穀才調集才調集又據此書然古詞但有月節折楊柳歌其楊柳枝一調實興自中唐白居易諸人郭茂倩樂府詩集班班可考知章時安有是題皆委巷流傳失於考證至於頌于頔之寬仁詆李紳之狂悖毀譽不免失當而李羣玉黃陵廟詩一條侮謔古聖尤小人無忌之談皆不足取然六十五條之中詩話居十之七八大抵爲孟榮本事詩所未載逸篇瑣事頗賴以傳又以唐人說

唐詩耳目所接終較後人為近故考唐詩者如計
有功紀事諸書往往據之以為證焉

玉泉子一卷 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記皆唐代雜事亦多採他小說
為之如開卷裴度一條全同因話錄韓昶金根車
事先載尚書故實不盡其所自作也案宋藝文志
載玉泉子見聞真錄五卷與此本卷數不符似別
一書書錄解題作玉泉筆端三卷稱前有中和三
年序未有跋稱出於淮海相公之孫扶風李昭德

家此本皆無之然中和乃僖宗年號而書中有昭
宗之文時代不符則亦決非此本書錄解題又云
別一本號玉泉子比此本少數條而多五十二條
無序跋錄其所多者為一卷此本共八十二條或
即陳振孫所錄之一卷而書錄解題譌八字為五
字耶三者之中此猶約略近之矣

雲仙雜記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舊本題唐金城馮贄撰贄履貫無可考其書雜載
古今逸事如所稱戴逵雙柑斗酒往聽黃鸝之類

詩家往往習用之然實僞書也無論所引書目皆歷代史志所未載卽其自序稱天復元年所作而序中乃云天祐元年退歸故里書成於四年之秋又數歲始得終篇年號先後亦復顛倒其爲後人依託未及詳考明矣案陳振孫書錄解題有馮贇雲仙散錄一卷亦有天復元年序振孫稱其記事造語如出一手疑贇爲子虛烏有之人洪邁容齋隨筆趙與峕賓退錄所說亦皆相類然不能指爲何人作張邦基墨莊漫錄云近時傳一書曰龍城

錄乃王性之僞爲之又作雲仙散錄尤爲怪誕又有李歙註杜甫詩註東坡詩皆性之一手殊可駭笑然則爲王銍所作無疑矣惟陳振孫稱雲仙散錄一卷此乃作雲仙雜記十卷頗爲不同然孔傳續六帖所引散錄驗之皆在此書中其爲一書無疑卷數則陳氏誤記書名則後人追改也此本爲葉盛菘竹堂所刊較說郛諸書所載多原序一篇其書未經刪削較他本獨爲完備今據以著錄焉

唐摭言十五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次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一

子部 小說家類一

三

五代王定保撰舊本不題其里貫其序稱王溥爲從翁則溥之族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定保爲吳融之壻光化三年進士喪亂後入湖南五代史南漢世家稱定保爲邕管巡官遭亂不得還劉隱辟置幕府至劉龔僭號之時尚在其所終則不得而詳矣考定保登第之歲距朱溫篡唐僅六年又序中稱溥爲丞相則是書成於周世宗顯德元年以後故題唐國號不復作內詞然定保生於咸通庚寅至是年八十五矣是書蓋其暮年所作也同時

南唐鄉貢士何晦亦有唐書言十五卷與定保書同名今晦書未見而定保書刻於商氏稗海者刪削大半殊失其真此本爲松江宋賓王所錄未有跋語稱以汪士鋐本校正較稗海所載特爲完備近日揚州新刻卽從此本錄出惟是晁公武讀書志稱是書分六十三門而此本實一百有三門數目差舛不應至是豈商濬之前已先有刪本耶是書述有唐一代貢舉之制特詳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雜事亦足以覘名場之風氣驗士習之淳澆

法戒兼陳可為永鑒不似他家雜錄但記異聞已也據定保自述蓋聞之陸展吳融李渥顏堯王溥王渙盧延讓楊贊圖崔籍若等所談云

中朝故事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南唐尉遲偓撰偓履貫未詳書首舊題朝議郎守給事中修國史驍騎賜紫金魚袋臣尉遲偓奉旨纂進蓋李氏有國時偓為史官承命所作李昇自以為出太宗之後承唐統緒故稱長安為中朝也其書皆記唐宣懿昭哀四朝舊聞上卷多君臣事

迹及朝廷制度下卷則雜錄神異怪幻之事中間不可盡據者如宣宗為武宗所忌請為僧游行江表一事司馬光通鑑考異已斥其鄙妄無稽又路巖欲害劉瞻賴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理一事考是時鎮幽州者乃張允伸非張公素所記殊誤又鄭畋鬼胎一事與唐人所作齊推女傳首尾全同而變其姓名尤顯出蹈襲然其時去唐未遠故家文獻所記亦往往足徵如崔彥昭王凝相仇一事司馬光考異雖摘其以彥昭代凝領鹽鐵之

誤而其事則全取之與正史分別參觀去譌存是
固未嘗不足以資參證也

金華子二卷

永樂大典本

南唐劉崇遠撰崇遠家本河南唐末避黃巢之亂
渡江南徙仕李氏爲文林郎大理司直嘗慕皇初
平之爲人自號金華子因以爲所著書名崇遠有
自序一篇頗具梗概序末題名具官稱臣不署年
月而書中所稱烈祖高皇帝者乃南唐先主李昇
廟號又有昇元受命之語亦南唐中主李景紀年

晁公武讀書志乃以爲唐人陳振孫書錄解題則
泛指爲五代人宋濂諸子辨則併謂其人不可考
諸說紛紜皆未核其自序而誤也其書宋藝文志
作三卷世無傳本惟散見永樂大典者蒐輯尚得
六十餘條核其所記皆唐末朝野之故事與晁氏
所云錄唐大中後事者相合其中於將相之賢否
藩鎮之強弱以及文章吟詠神奇鬼怪之事靡所
不載多足與正史相參證觀資治通鑑所載宣宗
對令狐綯李景讓稟母訓王師範拜縣令王式馭

亂卒諸事皆本是書則司馬光亦極取之惟其紀
劉鄩襲兗州一條以兗帥爲張姓而考之五代歐
薛二史則當時兗帥實葛從周不免傳聞異詞然
要其大致可信者多與大唐傳載諸書摭拾委巷
之談者相去固懸絕矣胡應麟九流緒論乃以鄙
淺譏之考應麟仍以崇遠爲唐人不糾晁氏之誤
知未見其自序又取與劉基郁離子蘇伯衡空同
子相較是竝不知爲記事之書誤儕諸立言之列
明人詭薄好爲大言以售欺不足信也謹哀綴編

次分爲二卷而以崇遠原序冠之簡端以存其略
焉

開元天寶遺事四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五代王仁裕撰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唐末爲秦州
節度判官後仕蜀爲翰林學士唐莊宗平蜀復以
爲秦州節度判官廢帝時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
士晉高祖時爲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爲翰林學
士承旨遷戶部尚書罷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周
顯德三年乃卒事迹具五代史雜傳晁公武讀書

志曰蜀亡仁裕至鎬京採摭民言得開元天寶遺事一百五十九條分爲四卷洪邁容齋隨筆則以爲託名仁裕摘其中舛謬者四事一爲姚崇在武后時已爲宰相而云開元初作翰林學士一爲郭元振貶死後十年張嘉貞乃爲宰相而云元振少時宰相張嘉貞納爲壻一爲張九齡去位十年楊國忠始得官而云九齡不冒及其門一爲蘇頲爲宰相時張九齡尚未達而云九齡覽其文卷稱爲文陣雄師所駁詰皆爲確當然蘇軾集中有讀開

元天寶遺事四絕句司馬光作通鑑亦採其中張象指楊國忠爲冰山語則其書實在二人以前非雲仙散錄之流晚出於南宋者可比蓋委巷相傳語多失實仁裕採摭於遺民之口不能證以國史是卽其失必以爲依託其名則事無顯證劉義慶世說新語劉孝標註往往摘其牴牾要不以是謂不出義慶手也故今仍從舊本題爲仁裕撰焉

鑑戒錄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蜀何光遠撰光遠字輝夫東海人孟昶廣政初官

次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一

子部 小說家類一

三

普州軍事判官其書多記唐及五代閒事而蜀事為多皆近俳諧之言各以三字標題凡六十六則趙希弁讀書後志以為輯唐以來君臣事迹可為世鑒者似未睹其書因其名而臆說也舊本前有劉曦度序亦見希弁志宋史藝文志遂以劉曦度鑑戒錄三卷何光遠鑑戒錄三卷分為二書益舛誤矣書中閒有夾註如判木夾一條云此荅木夾書元是胡曾與路巖相公鎮蜀日修之非為高駢相公也何光遠誤述危亂黜一條云據禪月詩集

中此詩自哭涪州張侍郎非張拾遺何光遠錯舉證也四公會一條云此篇元在本事詩中敘說甚詳何光遠重取論說又加改易非也皆駁正光遠之說不知出自何人此本析為十卷有朱彝尊跋稱從項元汴家宋本影寫則猶宋人所分也今觀所記如徐后事一條所載王承旨詩後山詩話以為花蕊夫人作蜀門諷一條所載向瓚嘲蔣鍊師詩南唐近事以為廬山道士其語大同小異猶可曰傳聞異詞鑿冤辱一條全剽襲殷芸小說東方

朔辨怪哉蟲事

案小說已佚此條見太平廣記四百七十三

已為附會

鬼傳書一條不知水經注有梁孝直事更屬粗疎

至逸士諫一條稱昭宗何后荒於從禽考新唐書

后妃列傳昭宗奔播岐梁間后侍膳服無須臾去舊

唐書亦云后於蒙塵薄狩之中嘗侍膳御不離左

右安得有畋遊之事且昭宗寄命強藩不能自保

又安能縱后畋遊恆至六十里外殊為誣誕灌鐵

汁一條稱秦宗權本不欲叛乃太山神追其魂以

酷刑逼之倡亂是為盜賊藉口尤不可以訓特以

其為五代舊書所載軼事遺文往往可資採掇故仍錄之小說家焉

南唐近事一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宋鄭文寶撰文寶有江表志已著錄是書前有自

序題太平興國二年丁丑蓋猶未仕宋時所作宋

史藝文志作南唐近事集名目小異未詳何據然

宋史多舛謬集字蓋誤衍也其體頗近小說疑南

唐亡後文寶有志於國史蒐採舊聞排纂敘次以

朝廷大政入江表志至大中祥符三年乃成其餘

叢談瑣事別為緝綴先成此編一為史體一為小說體也中如控鶴致斃一詩先見蜀何光遠鑑戒錄乃女冠蔣鍊師事而此以為廬山九空使者廟道士似不免於牽合附會又如韓偓依王審知以終未見南唐之平閩乃記其金蓮燭跋事亦失斷限然文寶世仕江南得諸聞見雖浮詞不免而實錄終存故馬令陸游南唐書採用此書幾十之五六則宋人固不廢其說矣書中以慶王宏茂作王宏嚴可求作嚴求劉存中作劉存忠所記姓名多

與他書不合又此書之杜業江表志作杜光艱九自相違異殆傳鈔者有所譌漏不盡舊本歟

案偏霸事迹例入載記惟此書雖標南唐之名而非其國記故入之小說家蓋以書之體例為斷不以書名為斷猶開元天寶遺事不可以入史部也

北夢瑣言二十卷

內府藏本

宋孫光憲撰光憲字孟文自號葆光子十國春秋作貴平人而自題仍稱富春考光憲自序言生自

岷峨則當爲蜀人其曰富春蓋舉郡望也仕唐爲
陵州判官旋依荆南高季興爲從事後勸高繼沖
以三州歸宋太祖嘉之授黃州刺史以終五代史
荆南世家載之甚明舊以爲五代人者誤矣所著
有荆臺集橘齋集筆傭集鞏湖集翫蠶書續通
歷等書自宋代已散佚惟是書獨傳於後其曰北
夢瑣言者以左傳稱田於江南之夢而荆州在江
北故以命名蓋仕高氏時作也所載皆唐及五代
士大夫逸事每條多載某人所說以示有徵蓋用

杜陽雜編之例其記載頗猥雜敘次亦頗冗沓而
遺文瑣語往往可資考證故宋李昉等編太平廣
記多採其文晁公武讀書志載光憲續通歷十卷
輯唐及五代事以續馬總之書參以黃巢李茂貞
劉守光按巴堅案按巴堅原作阿保機今改正吳唐閩廣吳越兩
蜀事迹太祖以所記多不實詔毀其書而此書未
嘗議及則語不甚誣可知矣世所行者凡二本一
爲明商濬稗海所刻脫誤殆不可讀近時揚州新
刻乃元華亭孫道明所藏猶宋時陝西刊版差完

整有緒故今以揚州本著錄不用商氏本云

賈氏談錄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張洎撰洎字思黯改字偕仁全椒人初仕南唐為知制誥中書舍人入宋為史館修撰翰林學士淳化中官至參知政事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乃洎為李煜使宋時錄所聞於賈黃中者故曰賈氏談錄前有自序題庚午歲為宋太祖開寶三年宋史賈黃中傳載黃中官左補闕在開寶初與此序合蓋其時為洎館伴也又序末稱貽諸好事而晁

公武讀書志乃稱南唐張洎奉使來朝錄賈黃中所談歸獻其主殆偶未檢此序歟史稱黃中多知臺閣故事談論豐豐聽者忘倦故此錄所述皆唐代軼聞晁氏稱原書凡三十餘事明陶宗儀說郛所載僅九事宋曾慥類說所載亦僅十七事惟永樂大典所載較曾陶二本為詳今從各韻蒐輯參以說郛類說共得二十六事視洎原目蓋已及十之九矣原敘一篇類說及永樂大典皆佚之惟說郛有其全文今仍錄冠卷首以補其闕是書雖篇帙

無多然如牛李之黨其初肇釁於口語為史所未及而周秦行紀一書晁公武亦嘗據此錄以辨韋瓘之誣他如興慶宮華清宮含元殿之制淡墨題榜之始以及院體書百衲琴澄泥研之類皆足以資考核較他小說固猶為切實近正也

洛陽緝紳舊聞記五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宋張齊賢撰齊賢字師亮曹州人徙居洛陽太平興國二年進士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司空致仕卒諡文定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前題乙巳

歲乃真宗景德二年齊賢以兵部尚書知青州時所作皆述梁唐以還洛城舊事凡二十一篇分為五卷書錄解題目次與此本合獨晁氏讀書志作十卷今案自序明言五卷而檢永樂大典所載此書之文亦無出此本外者則讀書志字誤明矣書中多據傳說之詞約載事實以為勸戒自稱凡與正史差異者竝存而錄之亦別傳外傳之比然如衡陽周令妻報應洛陽染工見冤鬼焦生見亡妻諸條俱不免涉於語怪又如李少師賢妻一條稱

契丹降王東丹朝廷密害之非命而死契丹已知之李肅奉命護喪柩送歸憂沮不知其計云云案通鑑五代史東丹卽遼太祖長子太宗之兄奔唐爲昭信節度使賜名贊華因太宗助石晉起兵潞王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之於其第是東丹之死實緣潞王以兵敗逞忿旋卽滅亡晉高祖後爲之備禮送歸時隔兩朝在晉人本無密害之事又何所疑嫌而遽形憂沮此事殆出傳聞之譌殊不可信至如紀張全義治洛之功極爲詳備

則舊史多採用之其他佚事亦頗有足資博覽者固可與五代史闕文諸書同備讀史之考證也

南部新書十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錢易撰舊本卷首題錢後人蓋以姓譜載錢氏出錢鏗也易字希白吳越王侗之子真宗朝官至翰林學士是書乃其大中祥符閒知開封縣時所作皆記唐時故事閒及五代多錄軼聞瑣語而朝章國典因革損益亦雜載其中故雖小說家言而不似他書之侈談迂怪於考證尚屬有裨晁公武

讀書志作五卷焦竑國史經籍志作十卷今考其標題自甲至癸以十干為紀則作十卷為是公武所記殆別一合併之本也世所行本傳寫者以意去取多寡不一別有一本從曾慥類說中摘錄成帙半經刪削闕漏尤甚此本共八百餘條首尾完具以諸本兼校皆不及其全備當為足本矣

王文正筆錄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王曾撰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咸平五年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官至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諡文正事蹟具宋史本傳此乃所記朝廷舊聞凡三十餘條皆太祖太宗真宗時事其下及仁宗初者僅一二條而已曾練習掌故所言多確鑿可據故李燾作通鑑長編往往全採其文如記李沆為相王旦參知政事羽書邊奏無虛日且以為憂沆謂他日天下甯晏未必端拱無事及北鄙和好登封行慶旦疲於贊導始服李之深識云云司馬光涑水紀聞亦載其事則謂和好既成而沆獨憂之李燾考異謂沆卒

於景德元年七月至十二月和議始成光蓋偶未
及考當以曾說爲長此類皆爲能得其實惟景德
改元在其年正月而曾於王繼忠一條乃謂兵罷
改元亦未免有誤又繼忠兵敗降遼不能死國反
爲所任用殊虧臣節雖有啟導和好之力殊不足
自贖曾乃以盡忠兩國許之褒貶尤爲失當矣

儒林公議二卷

內府藏本

宋田況撰況字元均其先京兆人徙居信都舉進
士又舉賢良方正爲太常丞辟陝西經略判官入

爲右正言歷帥秦蜀擢樞密使以觀文殿學士提
舉景靈宮卒事蹟具宋史本傳所著有奏議三十
卷久佚不傳是編記建隆以迄慶歷朝廷政事及
士大夫行履得失甚詳五代十國時事亦間附以
一二條蓋雜錄而成故前後多未詮次其記入閣
會議諸條明悉掌故皆足備讀史之參稽其持論
亦皆平允東都事略稱況嘗作好名朋黨二論極
以爲戒而是編內范仲淹歐陽修諸條亦拳拳於
黨禍所自起無標榜門戶之私公議之名可云無

忝矣又況曾為夏竦幕僚好水川之役況上疏極論之竦不出師蓋用況之策書中雖於竦多恕詞而於富弼諸人竦所深嫉者仍揄揚其美絕無黨同伐異之見其心術醇正亦不可及蓋北宋盛時去古未遠儒者猶存直道不以愛憎為是非也此本末有嘉靖庚戌陽里子柄一跋不知何許人論此書頗詳今仍錄存之商濬刻稗海以此跋為宋無名氏作殊為疎舛今據舊本改正焉

陳水記聞十六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司馬光撰光有易說已著錄是編雜錄宋代舊事起於太祖訖於神宗每條皆註其述說之人故曰記聞或如張詠請斬丁謂之類偶忘名姓者則註曰不記所傳明其他皆有證驗也閒有數條不註者或總註於最後一條以括上文或後來傳寫不免有所佚脫也其中所記國家大政為多而亦閒涉瑣事案文獻通考溫公日記條下引李燾之言曰文正公初與劉道原其議取實錄國史旁採異聞作資治通鑑後紀今所傳記聞及日記朔記

金史四庫全書卷一百四十一
皆後紀之具也光集有與范夢得論修通鑑長編
書稱妖異有所警戒談諧有所補益竝告存之大
抵長編甯失於繁毋失於略云云此書殆亦是志
歟至於記太祖時宋白知舉一事自註云疑作陶
穀記李迪丁謂鬪鬪一事前一條稱上命翰林學
士錢惟演草制罷謂政事惟演乃出迪而畱謂後
一條稱詔二人俱罷相迪知鄆州明日謂復畱爲
相种世衡遣王嵩反閒一事前一條云閒旺榮後
一條云閒剛朗凌招撫保州亂兵一事前一條云

田況後一條云郭達聞見異詞卽兩存其說亦仍
通鑑考異之義也王明清玉照新志曰元祐初修
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黃秦晁張是
也紹聖初鄧聖求蔡元長上章指爲謗史乞行重
修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涑水記聞如韓富歐
陽諸公傳及敘劉永年家世載徐德占母事王文
公之詆永年常山呂正獻之評曾南豐安簡借書
多不還陳秀公母賤之類取引甚多於是裕陵實
錄皆以朱筆抹之盡取王荆公日錄以刪修焉號

朱墨本是光此書實當日是非之所繫故紹述之
黨務欲排之然明清所舉諸條今乃不見於書中
殆避而刪除歟陳振孫書錄解題亦曰此書行世
久矣其閒記呂文靖數事呂氏子孫頗以爲諱蓋
常辨之爲非溫公全書而公之曾孫侍郎仍遂從
而實之上章乞毀版識者以爲譏知當時公論所
在不能以私憾抑矣其書宋史藝文志作三十卷
書錄解題作十卷今所傳者凡三本其文無大同
異而分卷則多寡不齊一本十卷與陳氏目錄合

一本三卷不知何人所併一本十六卷又補遺一
卷而自九卷至十三卷所載往往重出失於刊削
蓋本光未成之彙傳寫者隨意編錄故自宋以來
卽無一定之卷數也今參稽釐訂凡一事而詳略
不同可以互證者仍存備考凡兩條複見徒滋冗
贅者則竟從刪定著爲一十五卷其補遺一卷或
疑卽李燾所謂日記案書錄解題載溫公日記一
卷司馬光熙甯在朝所記凡朝廷政事臣僚遷除
及前後奏對上所宣諭之語以及聞見雜事皆記

之起熙甯元年正月至三年十月出知永興而止
此書雖皆記熙甯之事然無奏對宣諭之語且所
記至熙甯十年與止於三年亦不符其非日記明
甚今仍併入此書共為一十六卷以較舊本卷數
雖殊要於光之原書無所闕佚也

澠水燕談錄十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宋齊國王闕之撰宋藝文志作王闕之蓋
以闕關形近而誤通考引晁陳二家書目竝作王
闕案魏野東觀集有贈王衢王闕同登第詩則北

宋實有其人然野當真宗之時與此書年不相及
蓋傳寫脫之字也山東通志載闕之字聖塗青州人
書錄解題稱其為治平四年進士讀書志稱其從
仕四方與賢士大夫燕談有可取者輒記久而得
三百六十餘事今考此書皆記紹聖以前雜事分
十五類帝德十七條讜論十一條名臣五十條知
人四條奇節十二條忠孝八條才識十二條高逸
二十條官制二十條貢舉二十一條先兆十七條
歌詠十八條書畫八條事誌二十二條雜錄三十

五條共二百八十五條與讀書志所載之數不合
蓋此本為商濬稗海所刻明人庸妄已有所刪削
矣所記諸條多與史傳相出入其閒如誰傳佳句
到幽都一詩乃蘇轍使遼時寄其兄軾之作而誤
以為張舜民又如柳永以黃緣中官獻醉蓬萊詞
為仁宗所斥而以為仁宗大悅之類亦閒有舛譌
然野史傳聞不能盡確非獨此書為然取其大致
之近實可也

歸田錄二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歐陽修撰多記朝廷軼事及士大夫談諧之言
自序謂以唐李肇國史補為法而小異於筆者不
書人之過惡陳氏書錄解題曰或言公為此錄未
成而序先出裕陵索之其中本載時事及所經歷
見聞不敢以進旋為此本而初本竟不復出王明
清揮塵三錄則曰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
先傳神宗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潁
州因其閒所記有未欲廣布者因盡刪去之又惡
其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帙既

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二說小異周輝清波
雜志所記與明清之說同惟云原本亦嘗出與明
清說又不合大抵初藁為一本宣進者又一本實
有此事其旋為之說與刪除之說則傳聞異詞耳
惟修歸潁上在神宗時而錄中稱仁宗立今上為
皇子則似英宗時語或平時劄記歸田後乃排纂
成之偶忘追改歟其中不試而知制誥一條稱宋
惟揚億陳堯叟及修三人費袞梁谿漫志舉真宗
至道三年四月以梁周翰夙負詞名令加獎擢亦

不試而知制誥實在楊億之前糾修誤記是偶然
疎舛亦所不免然大致可資考據亦國史補之亞
也

嘉祐雜志二卷 內府藏本

宋江休復撰休復字鄰幾開封陳畱人舉進士充
集賢校理謫監蔡州稅復官歷刑部郎中修起居
注事蹟具宋史文苑傳休復有文集二十卷今佚
不傳惟此書存文獻通考及宋史藝文志皆作三
卷而稗海唐宋叢書皆不分卷明胡應麟筆叢云

江鄰幾雜志宋人極推之今不傳略見說郛然說郛所載止十頁而稗海唐宋叢書與此鈔本皆三倍於說郛應麟殆偶未見也歐陽修作休復墓誌云休復歿於嘉祐五年而是書屢記己亥秋冬之事卽休復未歿之前一年年月亦皆相應惟書中記其奉使事宋史本傳與墓誌皆不載又刻本皆題云臨川江休復而史與墓誌皆云陳畱人頗爲舛異然諸家引用其說無不稱江鄰幾者而晁公武讀書志亦以爲嘉祐雜志卽江鄰幾雜志蓋休

復奉使雄州未嘗出境不過館伴之常事故墓誌本傳皆不書而刻本標題又後人所妄加爾其書皆記雜事故宋志列之小說家姚寬西溪叢語摘其象膽隨四時一條誤以酉陽雜俎爲山海經朱翌猗覺寮雜記摘其壓角一條誤以丞相爲直閣以坐於榻爲立於褥是誠偶誤然休復所與交遊率皆勝流耳孺目染具有端緒究非委巷俗談可比也

東齋記事六卷

永樂大典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

子部 小說家類

四三

宋范鎮撰鎮字景仁華陽人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據其自序乃元豐中作宋藝文志作十二卷文獻通考作十卷舊本久佚未能考其孰是今採輯永樂大典所收以類編次釐爲五卷又江少虞事實類苑曾慥類說亦多引之今刪除重複續爲補遺一卷雖未必鎮之完書然以宋志及通志所載卷數計之幾於得其強半矣王得臣塵史載是書爲鎮退居時作故所記蜀事較夥晁公武讀書志稱崇觀閒以其多及先朝故事禁之今觀其書多

宋代祖宗美政無所謂誹訕君父得罪名教之語特以所記諸事皆與熙甯新法隱然相反殆有寓意於其閒故鎮入黨籍而是書亦與蘇黃文字同時禁絕迨南渡以後黨禁旣解其書復行是直蔡京以王安石之故惡其異議耳非真得罪於朝廷也今所存諸條句下如張繪註曰京版作張綸之類凡有數處是當時刊本且不一而足矣鎮與司馬光相善惟論樂不合此書所記尚斷斷相爭而於胡瑗阮逸詞氣尤不能平蓋始終自執所見者

他如記蔡襄為蛇精之類頗涉語怪記室韋人三
眼突厥人牛蹄之類亦極不經皆不免稗官之習
故通考列之小說家然核其大綱終非碧雲騶東
軒筆錄諸書所能竝論也

青箱雜記十卷

內府藏本

宋吳處厚撰處厚字伯固邵武人皇祐五年進士
初為將作丞以王珪薦授館職出知漢陽軍後擢
知衛州卒其書皆記當代雜事亦多詩話晁公武
讀書志謂所記多失實又譏其記成都置交子務

誤以寇瑊為張詠案處厚以干進不遂挾怨羅織
蔡確車蓋亭詩驟得遷擢為論者所薄故公武惡
其人併惡其書今觀所記如以馮道為大人之類
頗乖風教不但記錄之譌然處厚本工吟詠宣和
畫譜載其題王正升隱景亭詩一首剡史載其自
諸暨抵剡詩二首皆綽有唐人格意故其論詩往
往可取亦不必盡以人廢也

錢氏私志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本或題錢彥遠撰或題錢恂撰或題錢世昭撰

錢曾讀書敏求記定爲錢恂其說曰恂爲彭城王第三子昭陵之甥故記熙寧尚主玉仙求嗣事獨詳其稱大父寶謨閣知台州回者乃冀國公諱暄字載陽以父廕累官駕部郎中知撫州移台州進少府監權鹽鐵副使時也彭城王諱景臻字道邃冀國公第九子建炎二年追封故稱先王俗子以爲起居舍人彥遠之筆不知彥遠乃忠遜之孫翰林學士易之子與彭城爲再從叔姪世次犁然安得反有先王之稱所辨良是然此書未有錢世昭

序謂叔父太尉昭陵之甥凡耳目之所接事出一時語流千載者皆廣記而備言之世昭敬請其說得數萬言敘而集之名曰錢氏私志據此則是書固非彥遠所爲亦非盡恂所纂蓋恂嘗記所聞見而世昭序而集之爾序稱叔父太尉則世昭恂之猶子也宋史秦魯國大長公主本傳主爲仁宗第十四女以嘉祐五年封慶壽卽是書中所云錢某可尚慶壽公主而通考前列秦魯國大長公主適錢景臻後列慶壽公主而不言所適則以慶壽公

主與秦魯國大長公主分爲二人證以是書與宋史相合可知通考之誤惟其以五代史吳越世家及歸田錄貶斥錢氏之嫌詆歐陽修甚力似非公論然其未自稱皆報東門之役則亦不自諱其挾怨矣

龍川略志十卷別志八卷

內府藏本

宋蘇轍撰轍有詩傳已著錄案晁公武讀書志載龍川略志六卷別志四卷稱轍元符二年夏居循州杜門閉目追惟平昔使其子遠書之於紙凡四

十事其秋復紀四十七事此本龍川略志作十卷別志作八卷略志凡三十九事較晁公武所記少一事別志則四十八事較晁公武所記又多一事蓋商濬刻本離析卷帙已非其舊又誤竄略志中一事入別志中竝轍序所稱十卷之文亦濬所追改也略志惟首尾兩卷紀雜事十四條餘二十五條皆論朝政蓋是非彼我之見至謫居時猶不忘也然惟記眾議之異同而不似王安石曾布諸日錄動輒歸怨於君父此轍之所以爲轍歟別

志所述多耆舊之餘聞朱子生平以程子之故追修洛蜀之舊怨極不滿於二蘇而所作名臣言行錄引轍此志幾及其半則其說信而有徵亦可以見矣

後山談叢四卷

內府藏本

宋陳師道撰師道字無已後山其別號也彭城人以薦為棣州教授徽宗時官至祕書省正字事蹟具宋史文苑傳陸游老學菴筆記頗疑此書之偽又以為或其少時作然師道後山集前有其門人

魏衍附記稱談叢詩話別自為卷則是書實出師道手又第四卷中記蘇軾卒時太學諸生為飯僧考軾卒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師道亦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從祀南郊感寒疾卒則末年所作非少年所作審矣洪邁容齋隨筆議其載呂許公惡韓范富一條丁文簡陷蘇子美以撼杜祁公一條丁晉公賂中使沮張乖崖一條張乖崖買田宅自污一條皆爽其實今考之良信然邁稱其筆力高簡必傳於後世不云他人所贗託邁去師

道不遠且其考證不草草知陸游之言未免失之臆斷也

孫公談圃三卷

內府藏本

宋臨江劉延世錄所聞於孫升之語也升字君孚高郵人元祐中官中書舍人紹聖初謫汀州延世父時知長汀得從升游因錄爲此書升爲元祐黨籍多述時事觀其記王安石見王雱冥中受報事則不滿於安石記蘇軾以司馬光薦將登政府升言軾爲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如用文章

爲執政則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文稱王安石在翰林爲稱職及居相位天下多事若以軾爲輔佐願以安石爲戒又記軾試館職策題論漢文帝宣帝及仁宗神宗升率傅堯俞王禹叟言以文帝有弊則仁宗不爲無弊以宣帝有失則神宗不爲無失則又不滿於軾記爭弔司馬光事亦不滿程子始於黨籍之中又自行一意者歟王楙野客叢書曰臨汀刊孫公談圃三卷近時高沙用臨汀本復刊於郡齋余得山陽吳氏建炎初錄本校之多三

段其後二段乃公之甥朱穉所記併著於此庶幾
異時好事者取而附之卷末云云今考此本亦無
此三條蓋楸雖有是說而刊版迄未補入謹據楸
所錄增入卷末成完書焉案三段載野客叢書
第五卷第十五條

孔氏談苑四卷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舊本題宋孔平仲撰平仲有珩璜新論已著錄是
書多錄當時瑣事而頗病叢雜趙與峕賓退錄嘗
駁其記呂夷簡張士遜事謂以宰相押麻不合當
時體制疑為不知典故者所為必非孔氏真本今

考其所載往往與他書相出入如梁灝八十二為
狀元一條見於遜齋閒覽錢俶進寶帶一條王禹
玉上元應制一條見於錢氏私志宰相早朝上殿
一條見於王文正筆錄上元燃燈一條詔勅用黃
紙一條見於春明退朝錄寇萊公守北門一條見
於國老談苑其書或在平仲前或與平仲同時似
亦摭拾成編之一證至於王雱才辨傲很新法之
行雱實有力而稱之為不慧殊非事實至張士遜
死入地獄等事尤誕幻無稽不可為訓與峕所論

未可謂之無因姑以宋人舊本存備參稽云爾

畫漫錄一卷

內府藏本

宋張舜民撰舜民字芸叟自號浮休居士又號矻齋邠州人中進士第為襄樂令累官龍圖閣待制知定州坐元祐黨籍謫商州復集賢殿修撰卒事蹟具宋史本傳舜民所著詩文名畫漫集是書乃所作筆記亦以畫漫為名中多載宋時雜事於新唐書五代史均屢致不滿之詞蓋各有所見不足為異其說不妨竝存至徐禧於永樂死事朝廷贈

卹之典見於史冊甚詳而舜民乃云徐禧不知所歸人無道者或曰有人見之夏國疑亦有之是直以禧為屈節偷生殊為誣妄舜民嘗從高遵裕西征喜談兵事殆因惡禧之失策故醜其詞歟其他載錄亦頗涉瑣屑以一時典故頗有藉以考見者姑存以備宋人小說之一種云爾

甲申雜記一卷聞見近錄一卷隨手雜錄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竝宋王鞏撰鞏字定國自號清虛先生莘縣人同

平章事旦之孫工部尚書素之子嘗倅揚州坐與蘇軾遊謫監筠州鹽稅後官至宗正丞所記雜事三卷皆紀東都舊聞甲申雜記凡四十二條甲申者徽宗崇甯三年也故所記上起仁宗下訖崇甯隨筆記載不以時代爲先後聞見近錄凡一百四條所記上起周世宗下訖宋神宗而太祖太宗真宗仁宗事爲多隨手雜錄凡三十三條中惟周世宗事一條南唐事一條吳越事一條餘皆宋事止於英宗之初二書事蹟在崇甯甲申前而原本次

甲申雜記後蓋成書在後也卷末有其從曾孫從謹跋稱先世著書散佚隆興元年乃得此三編於向氏鈔錄合爲一帙前有張邦基序言得其本於張由儀由儀則少從其父得於輦家敝篋中末題甲寅五月爲高宗紹興三年蓋向氏之本又出於張氏當時親傳手迹知確爲輦撰非依託矣三書皆聞涉神怪稍近稗官故列之小說類中然而所記朝廷大事爲多一切賢姦進退典故沿革多爲史傳所未詳實非盡小說家言也甲申雜記中李

定稱蘇軾一條費衮梁谿漫志駁其失實今考衮謂軾詩自熙甯初始多論新法不便至元豐二年有烏臺詩案前後不過十年定云二三十年所作文字殊不相合其說是也至謂能記二三十年作文之因則人皆能之似不足為東坡道則其說未然書中所載定語乃云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差舛則是指其所引之書非指其作詩之故衮殆未審其語歟

湘山野錄三卷續錄一卷

左都御史張若淮家藏本

宋僧文瑩撰文瑩字道溫錢唐人文獻通考引晁公武讀書志以為吳僧今案讀書志實無吳字通考誤也其書成於熙甯中多記北宋雜事以作於荊州之金鑾寺故以湘山為名讀書志作四卷通考則續錄亦作三卷皆與今本不同未詳孰是厲鶚宋詩紀事稱文瑩及識蘇舜欽欲挽致於歐陽修文瑩辭不往今考錄中歐陽公謫滁州一條稱文瑩頃持蘇子美書薦謁之迨還吳蒙見送云云與鶚所言正相反豈別據他說未及考此書耶續

錄中太宗卽位一條李燾引入長編啟千古之論
端程敏政宋紀受終考詆之尤力然觀其始末竝
無指斥逆節之事特後人誤會其詞致生疑竇是
非作者本意未可以爲是書病也吳开優古堂詩
話論其以陽郁伯妓人入道詩誤爲陳彭年送申國
長公主爲尼詩朱翌猗覺寮雜記論其載琴曲賀
若一條誤賀若夷爲賀若弼姚寬西溪叢語論其
記宋齊邱事失實蓋考證偶疎未爲大失王士禎
古夫于亭雜錄論其載王欽若遇唐裴度事小說

習徑亦不足深求惟朱弁曲洧舊聞曰宇文大資
言文瑩嘗遊丁晉公門晉公遇之厚野錄中凡記
晉公事多佐佑之人無董狐之公未有不爲愛憎
所奪者然後世豈可盡欺是則誠其一瑕耳

玉壺野史十卷

兩淮鹽政
探進本

宋僧文瑩撰據晁公武讀書志文瑩湘山野錄作
於熙甯中此書則作於元豐中在野錄之後前有
自序云收國初至熙甯閒文集數千卷其閒神道
墓誌行狀實錄奏議之類輯其事成一家蓋與野

錄相輔而行玉壺者其隱居之地也文獻通考載
文瑩玉壺清話十卷諸書所引亦多作玉壺清話
此本獨作野史疑後人所改題然元人南溪詩話
已引爲玉壺野史則其來已久矣若曹溶學海類
編摘其中論詩之語別名曰玉壺詩話則杜撰無
稽非古人所有也周必大二老堂詩話嘗駁其記
王禹偁事之譌趙與峕賓退錄亦詆其誤以梁固
之弟爲固之子王楙野客叢書又摘其誤以龐籍
對仁宗事爲梁適蓋不無傳聞失實者然大致則

多可考證云

東軒筆錄十五卷

內府藏本

宋魏泰撰泰字道輔襄陽人曾布之婦弟也桐江
詩話載其試院中因上請忿爭毆主文幾死坐是
不得取應潘子真詩話稱其博極羣書尤能談朝
野可喜事王銍跋范仲尹墓誌稱其場屋不得志
喜僞作他人著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錄盡假
名武人張師正又不能自抑作東軒筆錄用私喜
怒誣讖前人最後作碧雲駮假作梅堯臣毀及范

仲淹晁公武讀書志稱其元祐中記少時所聞成此書是非多不可信心喜章惇數稱其長則大槩已可見又摘王曾登甲科劉翬爲翰林學士相戲事歲月差舛相去幾二十年則泰是書宋人無不詆譏之而流傳至今則以其書自報復恩怨以外所記雜事亦多可採錄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

南海譚懋安初校
番禺高學燿覆校

七